

續資治通鑑

冊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窠兵部尚書兼都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軍務兼理糧餉世

宋紀一百五十三

起昭陽赤奮若正月盡逢攝提格十二月凡二

光宗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臣曰漢人與夏

皇帝

紹興四年

金天會十二年

秋七月戊申朔吏部尚書兼侍講

胡松年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徽猷閣待

制知臨安府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

己酉龍圖閣學士知鎮江府沈與求復爲吏部尚

書建昌軍亂殺知軍事左朝請郎劉滂建昌兵素

驕邀取無藝滂以法裁之及是市肆聚博羣卒掠取

不從遂毀撤其肆毆傷其人滂杖而責償之衆憤兵

馬監押沈敦智以俸緡代償且以言激衆軍士修達
饒青等相與作亂殺滂及其家通判軍事張棫判官
趙不停皆死賊遂脅寓居左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
宮張義叔權軍事盡刺彊壯爲兵欲縱掠傍郡義叔
諭止之乃嬰城自守滂東陽人嘗爲太常博士用近
臣詹義汪藻李公彥薦守建昌軍及是遇害 癸丑

水賊楊欽攻鼎州杜木寨破之時折彥質自湖南報
制置使王玘以爲賊三不可招玘乃遣兵踐其禾稼
賊乘大水攻寨破之中訓郎鼎州遊奕將許筌爲所
殺官軍死者不可勝數賊愈增氣 乙卯祠部員外
郎范同言師克在和大抵剛果豪健之士以氣相高
始由小嫌寢成大釁然古之賢將急公家棄私讐捨
怨忘憤終成令名者蓋不乏人陛下拔用才傑禮遇

勲賢備極榮寵固將憑藉忠力掃除腥穢一清寰宇
恢復祖宗之業而道途竊議以爲將帥忘輯睦之義
記纖介之怨或享高位而忌嫉軋己或恃勲勞而排
抑新進審如是它日必有重貽聖慮者欲望明示至
意及其細微易於改圖使之視春秋諸卿以爲戒追
漢唐名將而踵其跡豈惟社稷是賴而勲名寵位尤
享始終亦陛下保全之德也詔劄與諸將帥先是劉
光世韓世忠久不叶而岳飛自列校拔起頗爲世忠
與張俊所忌故同及之 甲子江西安復等州制置

使岳飛復鄧州時李成旣遁去與金齊合兵屯鄧州
之西北飛遣統制官王貴出光化張憲出橫林前二
日至城下成兵來戰統制官董先出奇要擊大敗之
成黨高仲入城據守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飛移屯

德安府 丙寅神武右軍統領官趙詳等引兵入建昌軍執叛兵誅之先是朝廷命詳自虔州進兵而江西制置使胡世將亦遣左朝請大夫本司參議官侯懋中軍統領官邱贊與之會前一日懋等至城下權軍事左中大夫張羲叔遣叛兵劉淨等就招翼日軍中脅從者六百餘人解甲出城其首謀猶不出懋等縱兵入城賊敗走追殺五百餘人時降者尙懷反側懋盡誅之旣而羲叔待罪於朝士民言其有撫定之勞乃詔放罪於是叛兵所掠金帛子女多爲懋所取而去 辛未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給事中孫近使金國還入見初誼等至雲中與都元帥宗翰右監軍希尹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令亟還誼等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宮必須得請乃令金吾衛上將軍蕭

慶受書初誼等之行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
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宗翰答書又約以淮南毋
得屯駐軍馬蓋欲畫疆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
爲豫所留以計得免帝嘉勞久之 乙亥龍圖閣學
士樞密都承旨章誼試刑部尙書給事中孫近試尙
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執政進呈趙詳已平建
昌叛兵帝曰官兵旣入城寧免玉石俱焚趙鼎進曰
未必敢肆殺戮恐須劫掠耳帝愀然不悅曰斯民無
辜遽遭此禍其令有司優恤之 丁丑劉豫聞岳飛

復襄陽遣使乞師於金主以求入寇金主以方遣韓
肖胄章誼來聘未可起兵齊奉儀郎羅誘上南征議
於豫豫大悅以誘爲行軍謀主 是月豫調登萊沂
密海五郡軍民之兵二萬人屯密之膠西縣集民閒

之舟大小五百裝爲戰艦以其閤門宣贊舍人知密
州劉某充都統領叛將徐文爲前軍聲言欲襲定海
縣 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入見帝
云以史事召卿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若此時更
不修定異時何以得本末冲因論熙寧創制元祐復
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不可不
深究而詳論帝云如何對曰臣聞萬世無弊者道也
隨時損益者事也祖宗之法誠有弊處但當補緝不
可變更仁宗時大臣如呂夷簡之徒持之甚堅范仲
淹等初不然之議論不合遂攻夷簡仲淹坐此遷謫
及仲淹執政猶欲伸前志久而自知其不可行遂已
王安石自任己見盡變祖宗法度上誤神宗天下之
亂實兆於此帝曰極是朕最愛元祐帝又論史事冲

對先臣修神宗實錄大意止是盡書王安石過失以明非神宗之意其後蔡卞怨書其妻父事遂言哲宗紹述神宗其實乃蔡卞紹述王安石也至哲宗實錄亦聞盡出姦臣私意帝曰皆是私意沖對未論其它當先明宣仁聖烈誣謗帝曰正當辨此事本朝母后皆賢前世莫及道君皇帝聖性高明乃爲蔡京等所悞當時蔡京外引小人內結閹官作奇伎淫巧以惑上心所謂逢君之惡沖對道君皇帝止緣京等以紹述二字劫持不得已而從之帝曰人君之孝不在如此當以安社稷爲孝之大帝又論王安石之姦曰至今猶有說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何故直至如此沖對曰昔程頤嘗問臣安石爲害於天下者何事臣對以新法頤曰不然新法之爲

害未爲甚有一人能改之卽已矣安石心術不正爲最大蓋已壞天下人心術將不可變臣初未以爲然其後乃知安石順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知自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術帝曰安石至今豈可尙存王爵 庚辰御札參知政事趙鼎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 戊子趙鼎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先是鼎因奏事言臣今於所行與吳玠爲同事或當節制之邪帝悟故有是命 己丑趙鼎開都督府治事鼎奏以祕書省正字楊晨樞密院編修霍蠡太府寺丞王良存竝充幹辦公事從之 辛卯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廣東循惠韶連數州與郴虔接壤自鄰國深入殘破無餘今則郴寇未殘韶連疲於守禦而廣州之觀音惠州之河源循州之興寧千百

爲羣緋綠異服橫行肆掠以衆爲彊吳錫旣還湖南
韓京素稱怯弱海荒迴遠奏報稽時臣聞朝廷遣趙
詳一軍招捕虔寇因降德音開其自新之路廣東與
虔犬牙錯境今號魁首多是虔人願推廣於天恩以
撫綏於遐域令祥與京相爲聲援諭虔守與廣東帥
審處事宜得強梗而必誅貸脅從而罔治乘此軍力
悉務討平仍嚴養寇之刑雖去官不宥大革相聚之
弊每先事而圖非惟良民不陷於非辜庶幾陛下得
行於仁政從之 乙未左宣教郎守尚書吏部員外
部魏良臣爲左朝散郎充大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使
武德郎閣門宣贊舍人王繪爲武顯大夫副之仍命
良臣假工部侍郎繪假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 詔
以餘杭縣南上下湖地置孳生牧馬監命臨安府守

臣兼提舉每馬五百匹爲一監牡一而牝四之歲產駒三分斃二上下皆有賞罰 丙申詔追王安石舒

王告 己亥虔州興國縣南木寨周十隆等千六百
人奉德音出降江西制置司統領官毛佐王贊趙恕
往受之未成官軍掠其婦女十隆懼復與其徒奔突
水南而去遂掠汀循諸州 辛丑給事中唐輝試尙

書禮部侍郎仍兼侍郎讀講

壬寅神武後軍統制

充江南西路荆南制置使岳飛爲清遠軍節度使湖
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先是神武前軍統制王玘在
湖北連年不能討賊會岳飛復襄陽賞功樞密院因
言楊太等作過日久先因張浚奏乞招安特與放罪
許令出首而遷延累月終無悛心理難容貸玘出師
踰歲不能成功與潭鼎帥守每事忿爭不務協心致

一方受弊乃詔專委飛措畫討捕仍令知鼎州程昌
寓自上流進兵湖南制置大使司遣馬準步諒兩軍
聽昌寓節制荆南鎮撫使解潛亦遣兵船約期進討
命玘將所部還江州飛時年三十二自渡江後諸將
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戶部侍郎兼權臨安府
梁汝嘉奏明堂行禮殿成乞提領官以次推賞帝曰
朕愛惜名器以待戰士土木之功豈當轉官但可等
第支賞耳 九月丁未朔直徽猷閣主管臨安府洞
霄宮富謨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應副岳飛大軍錢
糧 己酉左中奉大夫知開州耿自求爲川陝荆襄
都督府隨軍轉運副使趙鼎所辟也 荆南制置司
統制官王檠以所部叛於鼎州之城外西奔桃源縣
庚戌縣寨統制官李皋遣小將龔亨率鄉兵擊敗之

制置使王夔遣兵追至桃源而槩已死乃責皋取敗
兵器甲冑復責亨亨亦隨叛會夔聞罷命而知鼎州
程昌寓念亨屢充選鋒勇而敢戰作手書招之亨卽
復歸於是知鄂州程千秋遣準備使喚李寶入周倫
寨招安以歸詔以寶爲進義副尉昌寓又乞選辰沅
靖州峒丁牌弩手三百人相兼使喚從之 庚申命
象州防禦使士街朝享太廟神主於温州 辛酉合
祀天地於明堂起復尙書右僕射朱勝非爲大禮使
惟不入殿門它職如故初紹興宗祀止設天地祖宗
四位至是始設從祀神位四百四十三用祭器七千
五百七十一祭歌樂四十祭服六十三玉十犢四羊
豕各二十有二分獻官五十八奉禮郎四樂舞工共
二百八十七而五帝神州地祇帝不親獻用崇寧禮

也始議設從祀諸神七百十一位會議者請裁省而
禮官言十二階三百六十位無神名請每階各設三
十五位每羊豕各二正備一副登歌之樂通作宮架
之曲皆許之又以祭玉不備請除蒼璧黃琮外依天
聖故事用珉旣而得玉甚美然尺寸不及禮經乃命
隨宜製造言者請如祖宗故事權御臺門肆議裁省
者以爲宮門地隘儀衛不能容乃止宣赦於常御殿
前三衛班直宿衛忠佐忠銳將兵神武右軍中軍七
萬二千八百餘人共支錢二百三十一萬餘緡劉光
世韓世忠岳飛王玘四軍十二萬一千六百餘人共
支錢二十八萬餘緡合內外諸軍二百五十九萬餘
緡視元年明堂增支九十四萬餘緡而宰執百官諸
司給賜以軍興權住禮畢大赦天下 乙丑詔三省

樞密院錄黃畫黃竝依祖宗條例施行先是侍御史魏矼言國家法度森嚴講若畫一凡成命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已而傳之邸報雖遐方僻邑莫不如家至戶曉此萬世良法也臣竊聞近世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畫黃而不下部者紀綱弛廢莫此爲甚欲望特詔三省樞密院常切遵守舊典以示至公遇兩院御史詣省院檢察日除實係機密邊事外悉令取索點檢如有違戾卽具彈奏自古人臣弄權罔上固自有術防微杜漸得不慎哉惟陛下留神省察故有是旨 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閣門宣贊舍人王繪辭往金國軍前通問帝曰卿等此行不須與人計較言語卑詞厚禮歲幣歲貢之類

不須較見尼瑪哈可爲言宇文虛中久在金國其父
母老日望其歸令早放還又言襄陽諸郡皆故地因
李成侵犯不已遂命岳飛收復良臣等出遇神武右
軍都統制張俊來白事俊爲二人言有探報金人大
舉今過南京良臣等乞再對不報

初劉豫旣納其

臣羅誘南征議乃遣知樞密院事盧偉卿見金主具
言宋人自大梁五遷皆失其土若假兵五萬下兩淮
南逐五百里則吳越又將棄而失之貨財子女不求
自得然後擇金國賢王或有德者立爲淮王王盱眙
使山東唇齒之勢成晏然無南顧之患則兩河自定
矣青冀之地古稱上土耕桑以時富庶可待則宋之
微賂又何足較其得失金主命諸將議之旋以宗輔
權左副元帥右監軍昌權右副元帥調兵五萬人以

應豫又以右都監宗弼嘗過江知地險易使將前軍
宗輔下令燕雲諸路漢軍並令親行毋得募人充役
豫遂命其子僞諸路大總管尙書左丞相梁國公麟
領東西道行臺尙書令合兵南侵始議自順昌趨合
淝攻歷陽由采石以濟簽軍都制置使李成謂簽民
兵盡除山東餉道遼遠又慮岳飛之軍自襄陽出攻
其背不如沿汴直犯泗州渡淮以大軍扼盱眙據其
津要分兵下滁和揚州大治舟楫西自采石以攻金
陵南自瓜洲以攻京口仍分兵東下掠海楚之糧庶
爲大利於是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譟報至
舉朝震恐或勸帝它幸議散百司趙鼎獨曰戰而不
捷去未晚也帝用鼎計侍御史魏矼嘗言陛下宵衣
旰食將大有爲而所任一相未聞有所施設惟知今